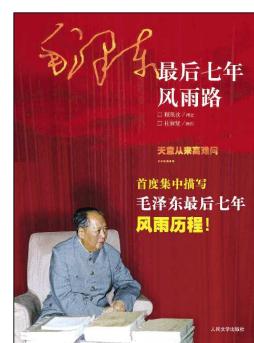


33 陈毅在北京最寒冷的冬夜里去世



《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顾保孜 撰文
杜修贤 摄影

本书客观描绘了毛泽东最后七年的风雨历程,再现了1970年到1976年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和国事风云,讲述了林彪事件前后我国内政外交重大事件的起因、发展与结局,也曲折反映了毛泽东个人晚年的思想轨迹。

但毛泽东内心多少有些安慰,在前一天上午,也就是陈毅去世前几个小时。毛泽东对前来商谈工作的周恩来和叶剑英说:

“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检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

据叶剑英报告说,他已经将这话带到了陈毅的枕边……

毛泽东望着窗外,零零星星的雪花一片一片地飘落在窗户上,渐渐融去。雪花就这么落下,融去,再落下,再融去……

人往往表面反应越是平静,内心活动越是剧烈。

毛泽东是在思念那井冈山战斗的岁月?还是对以陈毅为代表的老师有些愧疚?扳着指头数数,那些和他一起出生入死打江山的元帅们,活着还有五位,除了叶剑英,其余四位都闲居在家……

毛泽东从一九七一年秋冬开始,不断在小范围内吹风,为“二月逆流”正名,把“文革”中几位老帅挨整的账全部算在林彪的头上。他说:“不要再讲

‘二月逆流’了,它的性质是老帅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大闹怀仁堂,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讲就好了。”

“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毛泽东穿着睡衣执意前往,令所有人措手不及……

陈毅去世了。他是在北京最寒冷的冬夜里去世的。

无论相信与否,他都静静地躺在那儿,仿佛睡熟一样,那么安详。

此时,日历上印着赫赫黑字——1972年1月6日。

凌晨的钟声,再有5分钟就要敲醒新的日程。而陈毅生命的钟声却永远地沉寂了。

按照周恩来与几位老帅商议的意见,陈毅元帅治丧程序只比上将、副总参谋长的规格略高一点。参加追悼会名单上有周恩来、叶剑英、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郭沫若等人。叶剑英致悼词。周恩来特别注明:因天气太冷,江青、宋庆

龄可以不参加。一向怕冷的江青却传话:她能够来。

参加追悼会的人员确定了,可由于中央还没有对“二月逆流”正式平反,悼词如何草拟,无人敢轻易表态。

悼词成稿后,周恩来亲自动笔修改,他煞费心思,字斟句酌地补写了一段对陈毅一生功过的评价。他写道:陈毅的一生“努力为人民服务,有功亦有过,但功大于过”。接下来采取对功实写而对“过”虚写的方式,这样,既能避免刺激党内文革派,又彰显了陈毅在历史上功劳,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为他恢复名誉的目的。

周恩来将悼词改完,放下笔,仰天长叹,他多么希望陈毅知道他的内疚和无奈!如今老友归去,周恩来心痛之余,要通过陈毅的治丧活动为朋友作出力所能及的补偿。

陈毅死后,三〇一医院门口自发地聚集了许多从四面八方闻讯赶来的干部和群众。他们站立在寒风中等候,久久不肯散去,坚持要向陈毅的遗体告别。人数

越聚越多,最终惊动了中央高层。

周恩来这时决定将陈毅的悼词送给毛泽东审阅,请他最后定夺,并在附信中说:“陈毅同志是国内外有影响的人,我增改的一长句,对党内有需要。”

1月8日,毛泽东接到了周恩来送来的陈毅悼词。他一眼扫过,几乎没有思忖,大笔一挥,将周恩来精心补写的几段评价陈毅一生功过的文字悉数勾去,在稿纸一边批示道:“基本可用”、“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

当天毛泽东就圈发了有关召开陈毅追悼会的文件,包括陈毅追悼会的规格。

按照文件所定的规格:陈毅已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陈毅的追悼会由中央军委出面组织。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主持追悼会,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致悼词。政治局委员不一定出席,参加追悼会人数为500人,定于1月10日下午3点在八宝山烈士公墓举行。

但是接连两天,副主席宋庆龄来电话,坚持要出席陈毅的追悼会;西哈努克亲王发来唁函,并提出参加陈毅追悼会的请求;许多民主人士也纷纷表示要前来悼念。

犹太人究竟种了怎样的“恶因” 20



《财富如水》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作者:卢新华

《财富如水》一书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引领者,“伤痕文学”运动的创始人,著名作家卢新华先生最新力作。作者站在东西方哲学和历史的高度,以赌场生活作为切入点,细心审视、考察、分析和研究了财富所具备的水一般的特征和性质。

17 能给转个便宜点的医院吗?



《心术》

◆出版社: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六六

《心术》以上海某知名医院的脑外科医生郑艾平的第一人称视角切入,刻画了一群努力成为好医生,而又不得不面临社会现实考验的年轻医生形象。揭示出在当代中国医患关系中,无论是患者还是医生,都不能简单地用白纸黑字来定义。

再过两周,二师兄主动跟阿婆说:“挂号怪贵的,阿姨你下次来看我们就看我们,不要挂号了。东西也不要带了。”

阿婆却一本正经说:“号要挂的。没号不让我单独进门的。我不要跟人家挤一个房间,说话不方便。”

至此,她爱怎样就怎样,她一进门我们就当课间休息时间到了,每次十分钟,到点走人。

二师兄喊她“老十三”。刚开始对她很反感,时间久了倒像老朋友了,由过去的老十三,到现在的老十三姨。

今天十三姨送来的是粽子,真是实惠啊!薄薄一层米,里面裹满了香菇、五花肉、板栗和蛋黄。打开粽叶,香飘四溢。正好没吃早饭,我打算早中饭都是它了。

4月9日

家乡的一远房亲戚辗转托母亲带话给我,我和这位堂兄的曾爷爷的曾爷爷也许是同一房,他父亲被县医院诊断出脊椎上长了个瘤,县医院要求他们去省城看

病,省城建议他们来大上海看病。茫茫大上海,顶级大医院,他们能想起的拜托的人也就是我了。东西也不要带了。”

我直接跟他们说,如果想住进三甲著名专科医院的普通病房,这种突发急症就别指望了。排队等的话,如果赶得及,怎么也得半年一年的。不如花点钱住个病房稍微好些的自费医院,早点破财消灾。

堂兄一家人风尘仆仆来到大上海,被我安排进医院。

他进院的第一句话就是:“大兄弟,瞧这个病,大约得花多少钱?人能救得了吗?”

我告诉他,这个病,正常看下来,如果不出意外状况,五万左右。这个病不是绝症,能救。只要是手术,总是有风险的,不能说百分之百有救,百分之五十痊愈希望是有的,剩下百分之五十,可能是瘫痪,但人不至于死。

一天之后,堂兄找到我,踌躇半天问:“大兄弟,能给转个便宜点的医院吗?这种高档医院,咱住不起。一天下来啥都没

干就收一千块。我们家一个月的收入都不到三千。家里四个老人在农村,看病全自费,一个娃在上小学,眼看着就要进初中高中了,哪都要花钱,更别提大学。我这手头,就十几万,不能都用在一个人身上。这是我爹,我不瞒你,不跟你说虚的。我要是把所有钱都砸在他一个人身上,以后我怎么向其他三个老人交代,怎么跟儿子交代?这钱,我得掰开分几瓣花。要是花在治病上,没啥好说的,要是病都没开始治,光住院钱就成千上万,我心疼得慌。”

我赶紧给他转了个便宜的分院先住着。

第二天,主治大夫要求他拍个血管造影,大约一万多块,目的是明确下刀位置。

单子开下来没多久,我堂兄带着他父亲就走了,结了医药费,留了张条:对不住你,忙半天,病也没瞧。我是觉得,看病是无底洞,造影一万,开刀五万,万一不顺利,填坑都填不满,算了,我带爹回去了。

我连忙给他打电话,他那头都不接我电话了。

4月10日

二师兄见到我的时候拍着肩膀说:“放心,有老板出面,没有开不好的刀。”

我一脸尴尬说,人走了,对不起。

二师兄先是一愣,一脸不屑地望着我说:“鄙视。不忠不孝。他爹那么年轻,又不是行将就木,把他养那么大,连病都不给治。一个连亲爹都不要的人,好去死了。”

我无语,冷场很久,吐一句:“如果他爹是干部,而不是农民,如果他本人是干部而不是农民,他就忠孝都有了。你是鄙视他,还是鄙视农民?”

二师兄怒了:“农民也不都无情无义!多少人倾家荡产为爹治病,别说50%的可能,就是1%都不放弃!你家这个亲戚就是不仁不义不忠不孝!没有人情味!”

我半天回一句:“你觉得,人情味就应该倾家荡产,赔上后半辈子全家大小的幸福去挽救生命吗?二师兄,一个根本看不见未来的‘钱途’,却看得见未来的捉襟见肘的人,是没有你这样的勇气的。”